



流
年
纪



暗里有光， 梦中有你

没有人天生是爱情的信徒，直到出现那一个人，
唯一在你的世界里鲜活的人。

莲赋妩 著



从无望到无畏

人在变，记忆总是会淡的 / 我不会忘
你这样容易吃亏 / 我愿意

—— 犹如飞蛾扑火般地靠近
纯爱 | 殊途同归 | 重逢 | 旧时光中的你
青春赋予他们锋芒，岁月赐以深情化解 ——

Between
LOVE AND DREAM

在爱与梦之间

随书附赠

青春手绘明信片

暗里有光，
◆◆ 梦中有你

BETWEEN LOVE AND DREAM

莲赋妩·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暗里有光, 梦中有你 / 莲赋妩著. -- 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648-8

I. ①暗… II. ①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5941号

书 名 暗里有光, 梦中有你

作 者 莲赋妩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颖 唐婷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

文字编辑 唐婷
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,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648-8

定 价 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

没有人天生是爱情的信徒，直到出现那一个人，
唯一在你的世界里鲜活的人。

剧终。

THE END



目录

PROLOGUE

/001

PART.1

/005

PART.2

/149

EPILOGUE

/227

EPISODE

/229



暗里有光，
★
梦中有你

PROLOGUE

「怕吗？」

「现在已经没什么值得我怕了。」

新加坡。

午夜的机场异常冷清，寥寥几个旅客拖着行李从出站口出来，走在最后的女子神情肃冷，长途飞行让她显得有些疲惫，一袭深色套装掩盖了原本姣好的曲线。

“太太。”莫子谦走上前去，随行的两个人接过她的行李箱。

叶南姝摘了墨镜问：“那边怎么样？”

“老爷子在医院，恐怕要不行了，姜家人守在那里逼老爷子改遗嘱，现在就等你了。”

“姜佩蓉还不死心？”南姝冷笑，眸底凝上一层冰，纵然是莫子谦，也不由得心下一晒，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到底还要带给他多少惊喜。还记得当初在孤儿院第一次见到她，她也是这样肃然神情，弯下腰对他说：“你可愿意跟我走？”

商务车在医院门口停下，即刻有记者冲上来，叶南姝在侍从的保护下车，记者隔着人墙发问：“莫太太，请问莫先生病情如何？遗嘱上可有提莫氏集团继承人的问题？莫太太，请您说两句……”

叶南姝面对记者从容地道：“多谢大家关心莫先生的健康，至于莫氏的继承人的问题，我想……莫先生百年之后自有安排，现在还时尚尚早。”

“莫太太这么说，即是否认莫先生病危的传言了？”

南姝一笑不语，业内记者素闻这位横空出世的莫太太是位冰山美人，身世不明，更是拒绝在一切媒体上露面，唯有一张两人结婚时的照片也是模糊的，佳人一笑倾城，立时引得闪光灯咔嚓擦响个不停。

南姝趁乱离去，身后几位侍从将记者拦在电梯口。“请大家回去，莫先生需要静养。”

电梯门缓缓闭合，叶南姝仰了仰头，无惧地迎上汹涌而来的相机闪光灯。

电梯内，莫子谦问她：“怕吗？”

南姝嗤笑，扭头看他，“现在已经没什么值得我怕了。”

她目光潋冷，却又分明带着笑意，脂粉不施的脸上五官清淡，说不上惊艳，却总带着几分捉摸不透。莫子谦凝起眉看她，“你到底从哪来？我不信你真的失忆了。”

“从哪来？”南姝笑着低下头去，“连我都忘了。”

医院VIP病房的观光电梯外，一轮昏黄的月高悬于天际，朦胧的月影隐在几片云彩后，像罩了一层雾，就像离心岛常年弥漫的薄雾……离心岛到了早晨露水浓重，渔民晨起劳作，孩子们还在睡觉，她却要赶在落潮赤着脚在海滩捡螺子，回来泡在盐水里吐沙，晚上好炒来吃，忙完这一切还要给叶芬做饭，叶芬宿醉后喜欢喝酸汤，她在灶上放一锅清水，把两个鸡蛋打散倒进去，放上虾皮紫菜出锅，最后淋上醋跟麻油，连着锅端给叶芬，叶芬彼此才刚起床，坐在床上抽烟，总是皱眉说：“怎么总是老三样，能不能换点别的？”

叶南姝冷冷地反讥，“想吃别的自己做。”然后便头也不回地抓一两片面包急急忙忙跑去上学……那些，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，离心岛已经离她很远了。



PART.I

「人在变，记忆总是会淡的。」

「我不会忘。」

「你这样容易吃亏。」

「我愿意。」

白天的燥热还未完全退去，晒了一天的沙滩经海风一吹，蒸腾出徐徐热浪。妇女们动作迅速地收起摊晒在沙滩上的海菜与虾酱，迎着夕阳的余晖，出海的渔船也都陆续返港，对于渔民来说，忙碌的一天就要结束了，而对于叶芬来说，崭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

叶芬在岛在经营一间小酒馆，是岛上唯一一间通宵营业的酒馆，用叶芬的话说，这些老光棍们长夜难熬，总要寻些消遣，她就冲着这个才开了这间酒馆。乍听之下仿佛是做了件功德，其实叶南姝觉得真正被解救的应该是叶芬自己。

叶芬如今已是半老徐娘，渐渐地疏于打扮，经常下午睡醒了顶着一头干枯的烫发坐在二楼的窗前抽烟，烟酒加上不规律的作息，让她的皮肤不再白皙而富有光泽，呈现出一种接近苍白的蜡色。酒馆二楼是叶芬母女起居的地方，窗口正对着岛上的大教堂。那座十八世纪末的建筑保存到现在修修补补早已不复当年荣光，况岛上信奉天主教的人并不多，若不是政府念着这处海岛教堂历时悠久，代表着民族与时代的进步，每年都拨款救济，早就不知沦落成什么样了。德国人留下的遗迹在这座岛上还有很多，欧式的圆顶与铁制的栅栏比比皆是。

夕阳笼罩之下，翠绿的水杉整齐地排列于道路两旁，像一个个戎装侍卫，保卫着这座小岛。就像叶芬无声地守候在这座岛上，等待着不知名的那个人从远方回来。

叶芬是叶南姝的母亲，她从来没听她提起过父亲，可她直觉地知道叶芬在等待着什么，叶芬那样漂亮的女人，年轻时总要有点故事，大概是顾忌着叶芬的泼辣，很少有人敢在她面前说叶芬的往事，偶尔有一两个人说漏嘴，也仅止于叶芬年轻时曾勾引过她家男人之类乏味的故事，按那些人的话说，岛上九成的男人都

被叶芬勾引过。对于这点，叶南姝深信不疑。

随着南方经济体系稳健成熟，时代日渐进步，岛上的渔民也开始受不了这里的枯燥与落后，纷纷搬到镇上生活，只有叶芬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叶南姝只好也跟着继续混日子。

南姝就读的学校是从原来的教会学校延伸出来小中高一体制中学，到高三这一年，班上同学一个个转走，只剩下二十来个人艰难地支撑，学校的老师多数是派来支教的义工或大学生，在最初的青年热血及新鲜劲儿过去后，只剩下日复一日的枯燥与煎熬，大部分老师都受不了这里的清苦请辞离去。

挨到这一年，南姝的班上只剩下一位老师，兼并着数语外三门课程，校长一人独揽其余物理化学等五门课程，听说这位老师也要走，在校长苦口婆心劝说下才答应留下来的，约定只教到学生们高考结束，而离高考还有不到九个月的时间。

高考在即，很少能看见叶南姝这样大的孩子在外面闲逛的。

叶南姝一直怀疑自己不是叶芬亲生的，所有高三学生都在家复习功课的时候，她却还要为了两条死鱼跑腿？一想到赵胖子家婆娘那满身的肥肉都觉得世道无比艰难。

“这是你们刚刚送过去的两条死鱼，我妈让我来换。”叶南姝把装鱼的袋子伸到她面前。

渔档散发刺鼻的腥味，一张两米见方的榆木案板上摊放着几条已经剥好的青鳞。赵胖子媳妇正蹲在地上就着木盆刮鱼鳞，听到声音自蓬乱的发丝底下斜了她一眼，阴阳怪气地道：“臭丫头片子，从哪弄来的死鱼拿到我这儿说是我卖给你的？想讹人是不是？”

“谁讹你，这就是你家的鱼。”

“你怎么就证明这是我卖你的鱼。”她一声冷笑，继续低下头刮鱼鳞，南姝屏着气，尽量不让自己过分去追究那扑面而来的腥味，“你别想赖账，这鱼是赵胖子刚才送来的，一箱八条鱼就死了两条，挣这份黑心钱你缺不缺德。”

“你说谁缺德？”赵胖子媳妇拎起刀站了起来，刀尖直指向她，原本紧绷的面孔突然转为冷笑，“谁不知道你妈在岛在干的什么营生？专门勾引男人，要说缺德，谁比得过她呀！”她鄙夷地睨了她一眼，用力把刀扎在案板上，双手叉在腰上，摆出一副你奈我何的姿态。

叶南姝脸色涨得通红，把两条死鱼攢到她脸上，一把揪住她枯黄的头发，劈头盖脸打下去。赵胖子媳妇一身蛮力，叶南姝虽然凭着敏捷机警可以暂时占到上风，但很快就败下阵来，被赵胖子媳妇死死压在身下掌掴，“敢打老娘，我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我让你手贱，瞪什么瞪？”

叶南姝受辱，两边脸颊很快肿起来，她死死扣住她按在她脖子上的手，好不让她掐死自己。

赵胖子媳妇的骂声很快引起一千人围过来看热闹，人墙之下，叶南姝更觉呼吸窒闷，赵胖子媳妇放大的面孔变得狰狞无比，“让你乱说，再敢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”

赵胖子在隔壁干货铺闲嗑，听见自己老婆吵架急忙跑了出来，拨开人群见被压着的人是叶南姝，一把抱住自己气势汹汹的老婆，“回去回去，丢不丢人。”

赵胖子媳妇被拖走，叶南姝顺势从地上起来，几下抓烂她的脸，赵胖子媳妇捂着脸号起来：“哎哟，你这个小贱货……”她叫骂着想要扑过来，被赵胖子死死拽住，“算了算了，快跟我回去。”

叶南姝看着她脸上道道血痕，冷笑着后退两步，扬起一脚踢飞木盆里刚剥好的鱼，转身飞快地跑走。

身后传来赵胖子媳妇的咒骂声与赵胖子的劝解声。

叶南姝只是拼命地跑……

南姝闯了祸暂时不能回家，叶芬正在气头上，一定不分青红皂白先打她，她只能往山上跑。

山上有一座空房子，据说是岛上大户遗留下来的产业，平时无人居住，只有两个用人看房子，所以这条路上根本没人。

听见身后滴滴的喇叭声，叶南姝疑惑地回头，看见一辆黑色轿车正缓缓驶近，然后超过她扬长而去。

南姝停了下来，盯着那辆车子看了许久，目光落向更远处的老房子，真奇怪，难道那房子的主人回来了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

突然搬到陌生的环境，顾夜永对这个海岛还有些抵触情绪，一路上都闷不作声，靠在车窗上发呆，母亲贺家珍坐在另一侧，见他突然起身去摇车窗，不禁奇怪地看了一眼儿子，“怎么了？阿夜？”

顾夜永扒着窗子道：“那个女孩脸上在流血，我们帮帮她吧。”

贺家珍朝后面看了一眼，可惜车子已经走远了，只隐约能看见一个小小的人影在跑，穿着校服，寻常女学生的样子。她说：“大概是岛上的孩子吧，我看她还能跑跑跳跳的，应该没什么大事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顾夜永还要说什么，被母亲打断了，“乡下人小磕小碰的没什么要紧，你就不要担心了。”

见儿子不说话，贺家珍又道：“这两天你先休息，我让他们尽快给你办入学手续。”她爱怜地摸摸他的头，“就高三了，无论如何功课不能落下。”

“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？”

转学手续很快办了下来，校长亲自引了冯家珍母子到办公室。

孩子们好奇地趴在窗子上偷看。

“孩子们调皮，您别介意。”校长一面笑着致歉，一面过去将窗帘拉上。

贺家珍穿一套职业套裙，身体笔直端坐在小沙发上，笑着说：“孩们嘛都这样！”她回头招过儿子，“夜永，跟杜阿姨打招呼！”

杜英在对面坐下来，温和地对顾夜永道：“我跟你妈妈是旧友，你可以叫我杜阿姨，也可以叫我校长。”

顾夜永拘谨地站着，听话地说了声“校长好”。

冯家珍笑着道：“这孩子老实，最怕老师。”

杜英笑笑不语，将茶杯往她面前推了推，“喝水。”

一个女人推门进来，“校长，您找我？”

“崔老师，你进来。”杜英起身对冯家珍介绍道：“这是高三班主任崔老师。”

“崔老师好，”冯家珍起身打招呼，一面把顾夜永推上前去，顾夜永怯懦地叫了声“崔老师好”。

杜英对崔老师简单做了介绍，“这位是顾夜永同学，刚从城里转学过来，正好插到你们班里，他从前学校的档案在这里，你拿去看看，先带他去教室熟悉一下新同学跟教室。”

“是，你跟我来吧。”崔老师接了资料带着顾夜永出去。

杜英与贺家珍两人重新坐下，办公室茶香四溢，格外的静。

杜英放下茶杯问：“怎么突然回来？”